

走遍盐都系列散记之六

豆花飘香第一庄

严克文

“豆腐要吃朱庄的，荏梨要吃龙冈的”。这是盐城人心照不宣的约定。朱庄，只是盐都潘黄的一个小村，所出的豆制品却占有盐城市场70%以上的份额。有些品种已经远销上海、山东以及江苏省的扬州、连云港等地。朱庄，是名副其实的豆花飘香第一庄。

豆腐，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，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。豆腐的发明者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。初问世时豆腐称之为“菽乳”、“黎祁”，唐宋时才定名为豆腐的。

刘安生于公元前179年，死于公元前122年，照此推算，豆腐的发明已经有2100多年历史了。

朱庄人做豆腐，始于八十年前。起初也就一两户人家做这手艺，那时豆腐的计量单位叫“作”，一作豆腐一般用黄豆20斤。

把淘洗干净的豆子放进缸里，用清水浸泡一昼夜，豆子涨得鼓鼓的，师傅用手捻几粒开来察看，是否“满潮”了，就是要让豆子里里外外全部吃足水，那时就可以上磨了。

一盘大磨，一个大磨盘，一根两公尺长左右的木杠，木杠的一头拴在石磨上，另一头就系在由毛驴牵拉的绳索上。小毛驴要戴上佐罗戴的那种眼罩，农家称那叫“驴蒙子”，“驴蒙子”有两大好处，一是蒙起双眼，小毛驴转多少圈也不会头晕；二是小毛驴看不到外边的情况，不敢偷懒，也不敢偷吃豆料，只顾埋头拉磨，“的笃的笃”，把磨盘外圈踩出一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圆形磨道。

吊浆是技术活。三根木棍组合成“H”型，

中间那根系上绳索挂在屋梁上，一方大大的吊布四只角扎在两边木棍的两端，把磨好的豆糊舀进吊浆布，师傅就握着木棍，一上一下一前一后一左一右，玩魔术棒似地“忽悠”起来，乳白的豆浆哗啦啦地流入桶或缸内，豆糊就变成了豆渣。

煮浆一般用秫秸，农村不大缺烧火草，舍不得烧煤。煮浆火候要很好地把握，锅一开浆就味味地往外溢。

把煮开的浆舀入缸中，下一道工序便是点卤，这活技术含量最高。一般是“掌作”的老师傅亲自操作。要“老”便“老”，要“嫩”便“嫩”，全凭卤水石膏点多点少。过去人们爱吃老豆腐，但做得太老了产量就低，因此，必须把握好一个“度”。

接下来便将洗干净的木框放平，铺上复浆布，再把结实的豆腐脑舀进复浆布，一框满了，就把复浆布四周往当中一覆，然后摆上几根竹木条子，搬上一块大石头，或者用压杠，把多余的水分榨去，榨出来的废水叫做黄昏水，没有营养。

除去压榨的东西，揭开复浆布，那雪白鲜嫩的豆腐便呈现在眼前了，用刀划成横竖见方的豆腐块，便可上市了。

如今，朱庄人做豆腐，总体程序一仍旧制，但是，所使用的工具已与过去完全不同。磨豆不再用毛驴拉，而是电磨。吊浆则用离心机，一次吊清。煮浆是用锅炉烧出的蒸汽，瞬间便开。唯一用手操作的是点卤或者点石膏。其它各道工序都进入了流水线，豆子进去，豆制品出来，完全是工厂化生产。过去

一家一天一作，不过20斤黄豆而已。如今一家一天就能用去黄豆近千斤，全村一天用料达50吨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

为了保证水源，朱庄人投资百多万元，铺设自来水管50华里，确保用上高质清洁水。加快设备工艺改造，拌浆机、卜页机各种机械全新登场。

从潘黄小街向西北，三五里路便是朱庄。几大排农家别墅，矗立在大片水稻田中央，外表看怎么也不像是远近闻名的“豆腐庄”。然而当你伫立庄头，却有一股浓浓的豆花香在风中徜徉，这香不同于花木之香，而是淡雅与浓烈相交织的庖厨之香，沁人肺腑，透人胃脘，顷刻间勾起你的食欲。循味访源，你会发现这些农家别墅里，分布着一百多家豆制品车间，机械化的流水线上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豆腐、卜页、菜干、腐竹、素鸡、豆腐干、素大肠、蜜汁干、豆腐果……几十个品种的豆制品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雅士有关豆腐的诗歌传唱不歇。明代苏平《咏豆腐》诗最形象：“传得淮南术最佳，皮肤退尽见精华。一轮磨上流琼液，百沸汤中滚雪花。瓦缶漫来蟾有影，金刀剖破玉无瑕……”豆腐也直接影响着草根文化，比如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、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……这些俗语，充满哲理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豆腐甚至融入了廉政文化。清代胡济苍写道：“信知磨砺出精神，宵旰勤劳泄我真。最是清廉方正客，一生知己属贫人。”咏物言志以喻人。还有一句现代诗这样写道：“豆腐是和清晨一起白的”，明白如话却又回味无穷。

经过两千多年的流变和演进，系统的豆腐文化已经形成。1990年，海峡两岸同时举办了首届中国豆腐文化节，节期定在9月15日，这一天是豆腐发明人刘安的生日。

如果错过了豆腐文化节，你就到朱庄，喝豆浆，尝一尝热豆腐、热卜页、热茶干，一饱口福，齿颊留香。同时欣赏最古老的民间工艺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豆腐制作流程，领略豆腐文化的魅力，同样是件赏心乐事。

幸福

尹雯

幸福，像花的开放，像蝴蝶的翅膀。残缺的花注定不美，断翅的蝴蝶永远不会高飞，幸福就是这样，残缺终究会被发现。

有人说，幸福是两个极端：或者是炽热如火，感觉身心像被火包围着一样，兴奋不能自已；又或者是冰冷如天山雪莲，冷冷清清却包含着大爱。正因为有此极端的幸福观，所以，那些处于两极之间的幸福，往往是躲过了粗心的人们的视线，虽然如同微风一样静静围绕在人们的周围，却让人难以察觉。

就是这让人难以察觉的幸福，让多少人郁郁寡欢，抱恨而终。只到临死，静静地回想起往事，才发现幸福真的一直就围绕在身边：父母的爱，情人的爱，儿女的爱，朋友的爱，邻里的爱，同事的爱……这一份份的爱，一直就像春风一样向他们迎面走来。又因他们的忽略而擦肩而过，一份份应该拥有的幸福就这样悄然消逝。只到临近生命的尽头才被发觉，但一切都无法挽回，上帝不会因为你的悔悟而再给一次机会。

有些人为了得不到幸福而后悔，而有些人却甘愿放弃幸福。有人说：“天堂是华丽的忧伤，因为人的精神需要一个很好的寄托，所以便有了天堂。”那些甘愿放弃幸福的人，选择了华丽的忧伤。被爱蒙蔽了双眼，为爱等待，为爱减了肌肤损了容颜，到头来才发现：如果不是真正的爱，永远都不可靠，只有幸福才会让人终生受益。

幸福像什么？幸福像娇艳的花朵，只有在汗水与泪水的浇灌下，才会美丽常驻，永不凋谢；幸福像手中的汉堡包，只有经过精心地调味、煎烤，才能香美诱人；幸福像一幢高楼，只有一丝不苟地打好地基，一砖一砌地砌盖，才能顶天立地，坚固无比；幸福像一片汪洋大海，拥有着无数的财富，只有不惧风浪，敢于追寻，不轻易放弃，才能探寻到宝藏。

幸福是什么？幸福是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挂在母亲脸上的笑颜；幸福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花雨里边唱边跳的舞姿；幸福是花前月下对恋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；幸福是夕阳的余晖里，老人们盛满人生的经验，立在街头看风景的从容恬静；幸福是晴天到来时的向日葵，找到温暖的方向，继续热情地开放。

我的幸福在哪里？摊开手掌，我努力找寻着它的踪影。暗香微度中，我看到我茂盛的掌纹里，隐藏着无数幸福的痕迹。

人生如茶

梅吟雪

三毛说：“人生如三道茶——第一道，苦若生命；第二道，甜似爱情；第三道，淡若微风。”

生命真的是苦么？——也许，在那些流浪的岁月里，在那独在异乡的夜里，一次一次的辗转难眠的日子真的是苦。可，生命的枫叶若非经霜，怎么会有如此明媚的鲜艳呢？若非经过长夜的痛哭，青橄榄般涩涩的心，怎会散出恬静的馨香。——细品这道苦苦涩涩的茶，好么？在青而涩，苦而甘的茶里，细品馨香！

清甜的茶，是我生命中的极品。那首从灵魂深处散出的曲子，从蝴蝶梦里带着不灭的甜意飞出，一遍一遍地沁透在茶里，蓄满一生不变的馨香。若你收藏一生，只斟一次的那一脉心泉，在你的心壶里被真挚的火焰热到滚烫时，我的心茶缓缓散出此生仅有的馨香，用生命细品，真的好甜！——饱含着风花雪月诗的茶情呵，似风清爽，若花明艳，似雪纯净，如月皎洁，清丽的沁在这茶里，清甜到生命尽头的梦里。

在软红万丈的长风里，在历尽千帆的风景里，为我斟一盏很淡很淡的茶，好么？清而纯的水质，过滤了生命的风尘，沁出那杯淡若微风的茶，那味道若无还有，好似人生的极致。在清风明月中，顿悟生命的禅——菩提非树，明镜非台，情带带处，若有还无！

岁月的风霜，洗出那极青绿的茶，心中的顿悟，是云雾般的钟灵毓秀，熏出清馨而独特的茶意和淡泊而清逸的生命。

清秋

山野

雨滴 凉凉的雨滴 滴落碧绿的热望 将一抹金黄 撒在秋的心海上

浪漫的遐想 随着萧萧残叶 消隐于清冷的泥土中 蓄藏着不曾泯灭的 真诚贤淑

厚重的思念 云游在多情的季候里 采摘那记忆的果实 品尝着曾经拥有的 幸福快乐



小街坐落在乡村的某条路段，路是一截沧桑多年的碎砖路，经岁月的洗刷，赶集人的踩踏，已经叠起了模糊的年轮，路两边零星地散布着几家百货店，到了逢集时，小街就会热闹起来。

小街不像城里的集市，每天货物充足地等待人们购买，小街的集市按农历计算，逢农历二、六、八的日子，那些赶集的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往小街的方向赶来。妇女们把不下蛋的母鸡逮了放进篮子里拎着，母鸡像是明白了自己的命运，咯咯地不停叫唤。养了羊的老爹趁着好天气赶了羊群去集市上讨个好价钱。一路上羊群好不快活，咩咩地叫唤个不停，有时还会调皮地用角相互顶起来。主人就会挥着鞭子轻轻地甩个响，羊群即刻散开。

国庆一过即到寒露时节。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”，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，地面的露水更冷，快要凝结成霜了。时至寒露，田野里看不到那些金黄的农作物，只有小麦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孕育着生机，膨胀、发芽、露土、生长。麦苗晶莹的绿色恬然地依偎着大地的衣襟，感受着来自母亲的体温，静静地释放着婴儿般地娇气。村庄周围的树木，汗水不再涌动，绿叶转黄了，它的叶茎开始脱离树枝而垂落，从枝到根的距离并不遥远。树叶在空中的姿势飘逸而曼妙，像天鹅舞中的韵律，窈窕地、优美地、静静地落在树根处。

河水缓缓地流淌，若非水中有一两片落叶或者枯枝，简直看不到它在流动。它不再奔涌沸腾，只是安静地流淌过每个经过的地方。寒露时节的河水色下沉，水变得清澈。虽然不是清澈见底，但也如一泓秋波，发着幽绿的颜色，像孩子的眼睛明净坦诚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斜

乡村里顿时有了活跃的气氛，鸡鸣、犬吠，还有乡邻们相互间的招呼声，此起彼伏。老年人这时也会打扮一番，去小街听说书的讲些“杨家将”、“三国”之类的传统故事。许多

小街

利民

关节紧要处早就听过，什么穆桂英大破天门阵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类，但是听到勇将打败敌人时仍要高声地哼上几声，若是忠臣受到奸臣陷害，又会止不住地发出叹息。

小街还有一大功用，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来此相亲。虽然现在早已脱离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，但是由于乡村里青年男女多在外打工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交往，所以在某个合适的时间，经亲友们介绍后就来到这条热闹的小街上寻觅人生的那一半。这一面是碰碰运气，无缘的，就此别过，有缘的，另寻机会续约。

热闹的小街，高潮随着中午时分的到来渐渐降温，等到中饭过后，小街又恢复了宁静，只是街上抛下的菜叶、滚落的大豆还有不小心丢掉的几只萝卜默默地遗于路上，这一天的交易就过去了。人们在心里等待着下一个集市的到来，那是乡下人计算收获成果最幸福的美好时光。

秋日寒露

晓波

阳时分，一河秋水似红酒之液汨汨东流，若是秋风乍起水波层涌，更是一河斑斓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秋收之后，看着满仓的金黄稻谷，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坦然与踏实的微笑。可是，一旦出了门，瞧见田野的稻茬，胡子拉渣，不修边幅；已晒干打堆的草垛，像坟冢，渲染着衰败和死寂，母亲的心，就又像这秋收后的原野一样，充满落寞与空荡。我知道，母亲心里又在默念她的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应时”。于是，我看见，手上的血泡还没有脱落，收割时脸上晒脱了的皮，甚至两眼的血丝都还没有消尽的母亲又牵着牛，扛

着锄头出门了。翻田，耙田，晒田，息田，母亲又开始新一轮的播种……

寒露时节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播种季节。它往往被人们忽视，忽视在秋收的喜悦里，忽视在春华秋实的传统思维里，也忽视在它的似乎无足轻重里。然而，收割后的田野以及刚刚破土的种子，正需要露水的滋养，忽视了“寒露胡豆霜降麦”，我们的食物链将拉开一个无法弥合的口子。寒露打湿早起的脚步，打湿秋虫的鸣唱，却打不湿农民心境的明亮。

寒露里蓄满了秋色，它在迎接传承启合的曙光。